

# 高职院校融入技能型社会建设的路径研究

张成涛, 丰彩君

**[摘要]** 构建技能型社会是我国新时代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总战略,高职院校是技能型社会构建的重要实施单元,具有缓解技能人才供需矛盾、畅通技能人才成长通道、推动技能文化培育与传播、促进劳动者终身技能成长等应然功能。然而,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偏差、技能培训的供给偏弱、技能文化效能的效应不强、劳动力终身技能培养不足等问题阻碍了高职院校融入技能型社会建设的进程。为此,高职院校应以推进产教融合为契机调整技能人才的培养定位,以激发内生动力为切入点提升培训供给能力,以专业文化与企业文化融合推进技能文化氛围的形成与传播,以模式创新优化终身技能培训的供给。

**[关键词]** 高职院校;技能型社会;路径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我国职业教育治理的制度逻辑研究”(项目编号:CJA180258,主持人:孙长远)

**[作者简介]** 张成涛,博士,南宁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丰彩君,南宁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290(2023)0002-0034-09

2021年4月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大会,提出了建设技能型社会的战略任务,为我国职业教育改革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全面推进技能型社会建设,到2035年基本建成技能型社会”的目标。国家通过密集出台一系列政策,强调技能型社会建设是巩固党的执政之基、支撑新发展格局、提高全民技能素质的需要,也是国家全面提升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必然选择。作为技能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参与力量,当前,高职院校参与技能型社会建设的行动实践尚未达预期,作为行动先导和重要支撑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严重匮乏,深入研究高职院校参与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有效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技能型社会的内涵表征

### (一)技能型社会的内涵

关于技能型社会的内涵,学界目前尚无统一论,学者们主要从学科、社会形态、社会发

展和技能建设等维度进行了界定。石伟平分别基于社会学、劳动经济学和职业教育学三个视角对技能型社会进行阐释,认为技能型社会在技能形成方面就是增加技能形成路径的多元化,提升技能形成的效率;在劳动经济方面就是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更迭;在职业教育方面就是创造人人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氛围与机会<sup>[1]</sup>。张元宝从社会形态的视角出发,参照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社会类型划分标准,认为技能型社会就是以人人拥有技能为目标,以人人学习技能为路径,以社会崇尚技能与国家重视技能为典型特征的新型社会形态<sup>[2]</sup>。张学英等从社会发展的视角出发,立足劳动经济学领域,在人力资本理论和社会型投资理论的基础上,对技能型社会做了详尽阐述,认为技能型社会是在劳动力的整个经济生命周期,培养能够服务全产业链的中高端劳动力,使得全体劳动力都能够习得技能、有机会实现技能升级,使社会全产业劳动力均能走进未来技能,通过机会公平

促进社会公平,最终实现社会技术技能升级,提高国家的科技竞争力,确保一国占据国际科技竞争力的制高点<sup>[3]</sup>。唐智彬从技能社会建设的社会形态、社会心理和制度建设等维度,认为技能型社会表现为人人有机会、有意愿习得技能,并积累与个人工作与生活相关的技能,在社会上形成人人接受技能学习、尊重技能劳动的稳定的技能文化,并建立相应的制度保障体系,以保证技能社会的良好运行<sup>[4]</sup>。此外,李玉静等认为技能型社会是一种社会形态,不仅仅涉及教育领域的改革,而且还要实现相关社会组织与要素的全面革新<sup>[5]</sup>。李玉珠等认为技能型社会是国家尊重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享有技能的社会,是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的社会<sup>[6]</sup>。

基于多维度、多领域、多层次的阐释,学界对技能型社会内涵的界定逐渐趋于完善,对技能型社会内涵的解析也从对技能型社会表现形式的分析,到对技能型社会的社会形态、社会心理、社会氛围及其制度保障进行了多维度的描述。但目前对技能型社会的阶段性特征涉及较少且挖掘得不够深入。综合已有研究成果,本研究对技能型社会做了如下界定:技能型社会是对现代社会发展特征做出的一种理论概括。技能型社会是为适应或满足一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运用相应的机制、手段促进和保障人人学习技能和人人享有技能的机会,以培养高素质高技能人才为先导,带动技能人才队伍梯次发展,其基本特征是人人乐于学习技能,形成国家和社会重视技能、人人拥有技能、人人尊重劳动的良好社会风气,以技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 (二)技能型社会的特征

2021年4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关于技能型社会建设的相关阐释揭示了技能型社会的“三全”特征,即技能社会的建设覆盖全体劳动力、贯穿全体劳动力的整个生命周期、服务社会全产业链<sup>[7]</sup>,这三个特征之间层层递进、相互促进。

### 1.面向全体劳动力

技能型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是促进全体

劳动者技能知识的积累和技术技能的习得,以实现技能的运用与享受,增强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其中,全体劳动力既包含常规劳动力,也包括弱势群体。基于包容性发展理念,包容性发展关注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所有国民的实际需求、可行能力、发展环境与机会以及利益分配,追求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全面协调发展<sup>[8]</sup>,提升劳动力技能水平和就业能力,这与技能型社会建设的诉求不谋而合。提升劳动力技能水平和就业能力涉及全体劳动力,面向全体劳动力不仅意味着每个人习得技能的机会是平等的,也意味着全体劳动力习得技能、运用技能追求美好生活的机会是平等的。因此,面向全体劳动力是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根本出发点。

### 2.贯穿全生命周期

全生命周期指的是全体劳动力的整个经济生命周期,包括在劳动力市场内的时期,也包括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在校生成和毕业生阶段<sup>[9]</sup>。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是经济转型的内生增长动力,将在技能社会建设中得到更好的发展。技能型社会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成长与更迭是必然趋势,在劳动力的整个经济生命周期之内,对同一劳动力群体来说,他们会经历从潜在劳动力到存量劳动力、中年劳动力和老年劳动力的发展历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技能开发、更新和积累需求。

对个体劳动力来讲,其所拥有的技能会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进行积累;对于社会来讲,人力资本不仅包括个体人力资本存量的加总,也包括人类社会所积累的知识和技能的存量。基于此,技能型社会的建设不仅要注重面向全体劳动力,还要考虑到全体劳动力在整个经济生命周期对技能学习与深化的需求,并不断满足劳动者日益丰富的技能增长需求。同时,劳动者的技能实施与展示也需要在其整个经济生命周期内进行。因此,贯穿劳动力全生命周期是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内在特征。

### 3.服务全产业链

技能型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向是服务社会全产业链的技能开发。全产业链贯穿于产品从生产、加工到销售的整个过程中。根据社会分工体系中出现的先后顺序与人类需要的紧迫程度关系,我国将产业划分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每一产业的发展都有其特定的产业链流程,不同的工作流程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也不尽相同。依据经济学理论,产业规模越大,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高,技术进步和财富积累也就越快,技能型社会的建设就面临着产业分工更细和专业化程度更高的环境,这就需要制定针对性较强的技能开发和培训,培养不同层次、不同类型、能够满足不同产业链需求的技能人才,以此推动所有企业积极参与技能型社会建设,促进劳动力技能素质的提升,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服务全产业链是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本质追求。

#### 二、高职院校参与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应然价值

职业教育是我国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核心力量,高职院校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承载主体之一,其价值在于优化职业教育人才供给体系的结构,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服务于“人人拥有技能”的目标。

(一)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缓解技能人才的供需矛盾

技术技能人才能否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的需要,其知识技能和规格层次能否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已经成为影响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经济社会变革的关键因素。当前,在全国7.5亿就业人员中,技能劳动者超过2亿人,高技能人才达到5800万人,仅占技能人才的29%<sup>[10]</sup>。该数据表明,当前我国技能人才供给与社会总体需求不匹配,结构缺乏合理性,技能人才的供给还不能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高职院校在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和供给上具有天然的优势,其高质量发展能够有效调整和优化社会技能人才的结构。

其一,高职院校的高等教育属性决定了其人才培养的高素质和高认知特征。人才培养的高素质和高认知特征是技能人才高技能习得的重要基础,有助于促进技能人才在技能增长的同时提高认知水平,在提高认知水平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对技术技能的学习和掌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高职院校在开展技能教育与培训的同时,应致力于科学文化知识的培育、学术能力的提升,为学生掌握技术技能夯实基础,进而形成促进学生职业能力发展的合力,提高技能人才供给的规格和质量,提升高技能人才在供给结构中的比例。

其二,高职院校的职业属性决定了其人才培养的高技能特征。鉴于当前技能人才的供给未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技能人才的需求,高职教育更应在重视学生高素质和高认知学习的基础上强调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实践操作技能的培养,通过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最大限度地提高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效能。首先,通过深入推进产教融合,建设高水平的实习实训基地、校企合作基地、产教融合中心、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等,为高职院校技能培养目标的实现提供支撑;其次,高职院校通过融入技能型社会建设,创新校企联合育人模式,为技术技能的学习和提升创造条件;再次,高职院校能够为行业企业的员工提供大量的培训机会,促进存量劳动力的技能更新与迭代,优化劳动力市场人才结构的合理化分布,进而缓解高技能人才的供需矛盾。

(二)畅通技能人才成长通道,提供多样化的成才途径

当前,我国拥有2.8亿农民工,其中初中文化程度及以下的占了71.1%<sup>[11]</sup>。因此,大量低技能人才亟待通过职业教育成长为中、高级技能人才。畅通技能人才成长通道,提供多样化的成才路径,实现技能人才的梯队建设,是职业教育的应有之义,更是高职院校的职责所在。

其一,从纵向维度来看,高职院校能够畅通技能人才成长通道。构建“基础教育阶段——中等职业教育阶段——专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

阶段——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阶段——专业硕士”纵向贯通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通道,高职院校承担着上下贯通的重要使命。高职院校应在人才培养目标、职业范围、课程建设、岗位技能知识点体系、师资队伍、学情分析、学生管理、实践操作体系以及考核评价等方面进行有效衔接,发挥好高职教育在延长通道与衔接通道中的应然作用,筑牢技能人才成长的空间保障。

其二,从横向维度来看,高职院校能为个体提供多样化的成才途径。高职院校对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应坚持就业与升学并重的原则,在高职阶段的学习结束之后,毕业生既可以选择相对应的工作岗位进行技能实践,也可以选择进入职业教育本科进一步深化技术技能的学习;此外,高职院校也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积极面向有技能更新与升级需求的社会在职人员和待业人开展职业培训,实现增量劳动力的技能培育与存量劳动力技能循环提升的双重效能,满足社会个体终身职业能力成长的需要,为其职业生涯发展提供多样化的途径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技能社会的建设提供人才储备。

(三)推动技能文化培育与传播,营造浓厚的技能文化氛围

技能文化本质上包含技术技能、职业精神、职业思维和职业拓展能力四个要素,文化环境是现实行动的重要影响因素,技能文化是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因素。因此,技能文化建设是技能型社会建设的重要文化环境支撑,也是提升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支撑。

打造技能文化培育与传播主阵地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应然使命。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维度来说,技能文化建设对高技能人才培养具有熏陶和滋养作用,有助于推动学生技术技能、职业思维、职业拓展能力的培养,并坚定“工匠精神”的熏陶和培养、推进高职学生职业精神的培育;从高职院校学生个体发展的维度来说,技能文化的培育和传播有助于提升学生自身的认知、思维和实践能力,培育学生的自我规划能

力和创新意识,形成人人学习技能的良好风尚,提升高职院校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综上所述,高职院校通过推动技术技能的学习与积累与技能文化的协同推进,深入挖掘和积极发挥技能文化建设对人才培养的价值。

营造良好的技能文化氛围是高职院校社会职能发挥的内在诉求。高职院校社会价值的核心在于培养面向社会行业企业,契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高技能人才。一方面,高职院校搭乘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便车,通过与行业企业的深度合作,使学生提前感知企业职业文化,通过学校技能文化与企业的职业文化协同,使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更具适配性;另一方面,高职院校通过技能文化氛围的营造和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成效来增强高职院校的吸引力,对社会青年形成“虹吸效应”,吸引更多的社会青年选择通过高职院校步入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道路,从而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四)服务终身职业能力开发,促进劳动者终身技能成长

劳动者终身职业能力的发展水平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当前,我国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加快,而劳动者技能成长的节奏明显滞后,表现为增量劳动力素质不高和存量劳动力技能资源开发不力,因此,结构性失业和技能性就业困难的现象层出不穷。《国务院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实施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职业院校是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实施的重要载体。因此,高职院校是促进劳动者终身职业能力发展的主力军。

高职院校应根据不同群体的诉求开展针对性的培训服务,充分发挥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服务的功能。随着工作岗位对不同劳动力群体技能培训的诉求呈现差异化特征,高职院校应深入行业企业了解工作岗位技能发展趋势以及对不同类型技能人才的供需变化,对于工作岗位的存量劳动力开展基于岗位的终身技能发展规划与培训工作。同时,对于城乡失业人员、退伍

军人、农民工、待业人员等群体开展基于个体职业生涯发展的、供终身技能成长的方案制订和技能培训等服务,为其终身职业技能的成长保驾护航。

### 三、高职院校融入技能型社会建设的障碍

技能型社会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当下正处于从学历社会向技能社会过渡的转型期。因此,在高职院校融入技能社会建设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人才培养定位不准、职业培训供给不足、技能文化育人作用发挥不充分和终身职业能力培养不够等问题,导致高职院校在融入技能型社会建设的进展不及预期。

(一)高职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与技能社会建设的需求存在偏差

技能型社会建设是应对社会发展对技能人才供需矛盾的重要载体,理想情况下,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应与技能型社会赋予其定位相一致。然而,部分高职院校仍存在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与技能型社会建设目标不匹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其一,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能力为本位的目标取向不够显著,部分高职院校存在与普通本科高校趋同化的倾向,倾向于学历教育,忽视高职院校本身所特有的职教属性和就业导向,忽视对学生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削弱了人才培养的职教特色。其二,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上缺乏深入的市场调查和严格的科学论证与分析研究,因市场人才需求偏好存在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专业培养方向与实际工作岗位的对应性不强,与技能型社会对技能人才队伍的需求契合度较低,加剧了劳动力市场人才供求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会遇到所学专业与工作岗位不对口,难以实现对口就业,另一方面,行业企业内部有大量的技能人才缺口无法得到满足。

(二)高职技能培训的供给与技能社会建设对其需求的预期存在差距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明确职业教育包括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服务社会是高职院校的重要职能之一,高职院校服务社

会的形式多样,为社会提供职业培训是其最主要的形式<sup>[12]</sup>。高职院校面向社会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既能够充分发挥高职院校的资源优势,促进教育公平,提高劳动者综合素质,也有利于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为技能人才的培育提供多元的成才途径,为形成学历教育与培训并举并重的办学格局,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提供有力支持。

当前,我国大部分高职院校受传统办学模式影响,技能培训供给尚难满足技能型社会建设的预期。其一,高职院校普遍存在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象,普遍重视学历教育,教育资源向学历教育倾斜,职业培训供给能力偏弱。高职院校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大多仅面向本校学生,或合作企业的员工,对社会成员开展的职业培训偏少,对社会需求回应滞后。其二,高职院校面向社会开展职业培训的内生动力缺乏。高职院校存在社会技能培训主动性不高,其所承接的成人培训并非完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而是受官方指定、企业委托、业务外包、引入专业培训机构等驱动,开展形式和管理机制都相对被动<sup>[13]</sup>,缺乏内生发展动力,阻碍了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职能的充分发挥。其三,高职院校面向社会开展职业培训的供给能力不足。在开展职业培训中,存在课程及资源不足、教师实践教学能力不强、相关管理制度规范性弱等问题,这些问题阻碍了高职院校融入技能型社会建设的进程。

(三)高职技能文化效能尚未对技能社会技能文化环境建设形成有效支撑

技能文化是高职院校技术技能教育的核心和关键,工匠精神是技能文化的集中体现<sup>[14]</sup>。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2018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这是国家经济发展对高端职业教育人才的呼唤,是对技能文化建设的要求<sup>[15]</sup>。

当前,高职院校对技能文化育人的重要性缺乏充分的认识,导致技能文化育人效能普遍

发挥不足,未能对技能社会建设形成有效的支撑:其一,高职院校技能文化培育存在着技能与文化分离的现象,技能人才培养过程过于强调技术技能训练,将职业教育视为单纯地职业技能培训,忽视技能文化在技能人才成长历程中潜移默化的润泽和滋养作用,技能文化的育人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不利于技能人才的培养和长远发展。其二,高职院校技能文化环境建设存在短板。部分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上存在与本科高校趋同化的倾向,忽视自身得天独厚的技能文化环境优势,造成校园文化建设缺少职教特色,技能文化建设也失去其成长的土壤,建设成效较差,且整个社会对于技能文化的育人认识相对欠缺,影响了技能文化氛围的形成。

(四)高职职业技能培养模式与劳动力终身技能成长的要求错位

终身职业能力是指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实现个人职业发展目标,贯穿于职业生涯的动态、演进的综合能力<sup>[6]</sup>,这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核心要旨。终身技能成长体现了技能型社会建设对技能人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基本要求,因此,终身职业能力的培养也是高职院校融入技能型社会建设的重要接口。

当前,部分高职院校职业技能培养模式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与终身技能成长的基本要求错位:其一,高职院校对终身职业教育观念的落实有待加强。首先,部分学校和教师对于终身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教学设计和教学方法滞后,忽视了学生终身职业技能成长的需求,缺乏对学生职业能力培养发展性评价的重视;其次,受传统观念的影响,高职院校在技术技能的教育与培训方面,存在专业能力与创新能力脱节的现象,教学更注重专业技能的训练,对通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力度不够,且未形成衔接与互动,难以适应经济技术的变革和岗位能力不断优化的需求。其二,高职院校终身职业技能的培养能力不强。首先,学校实践条件相对薄弱,存在实训场地、设施设备、师资及经

费投入不足、科技含量不高等问题,实践教学仍是高职院校技能培养的薄弱环节,难以达到理想的实践教学效果;其次,职业技能循环提升的效果发挥得不明显,在劳动力更迭的过程中,高职院校只是简单扮演着社会人才输送中转站的角色,重视将潜在劳动力和增量劳动力转化为存量劳动力的培养,而对存量劳动力的技能更新与技能的迭代升级的服务仍处于起步阶段,对存量劳动力技能循环提升的作用有限。如何克服并改进这些制约职业能力发展的不良影响因素是高职院校融入技能型社会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

#### 四、推动高职院校融入技能型社会建设的策略

技能型社会的建设是实现“人人出彩,技能强国”的重要载体,其主要任务是促进技术技能的形成和积累,促进个人更好地发展,为技能型社会的建设提供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员储备。科学合理的实施路径是高职院校融入并推动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有力保证,这也是高职院校改革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持续推进产教融合,调整高职技能人才的培养定位

在技能型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推进产教融合是高职院校参与技能型社会建设、培养大批高端技能人才的必然途径。因此,针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摇摆导致的技能人才供需矛盾,以深化产教融合为抓手,明确技能人才培养定位,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水平是高职院校融入技能社会建设的首要举措。

首先,高职院校应积极对接区域产业需求,搭建产教融合平台,主动与具备条件的企业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就业创业、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方面寻找利益共赢点,通过开展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例如,高职院校积极为企业提供所需的课程、师资等资源,设立相应的校企合作实验室、合作课题组等组织和平台;企业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利用资本、技术、知识、设施、设备和管理等要素参与校企合作,鼓励高职院校教师和企业导师相互访问学习,双方协作解决产业技术问题和高职院校学

生技能训练问题,深化校企双方在信息、资源、技术、制度等各要素的融合,促进学校和企业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与对接,形成高层次的“供需匹配”的产教融合机制,提升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与技能型社会对技能人才需求的匹配程度。

其次,科学调整专业的人才培养定位。在产教融合背景下,依托多样化的信息技术资源,联合兄弟院校紧密跟踪行业企业培训需求的变化,分析行业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与中短期发展目标,深入分析全产业链不同岗位群的岗位职责、工作任务及岗位能力要求。在此基础上,邀请专家对专业设置和调整进行科学分析、研究和论证,提高技能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配度,着力提升高职院校的办学质量和高技能人才的培养质量,提高毕业生与产业链不同岗位群的技能需求的匹配度,优化人才供给结构,为技能型社会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

(二)激发高职院校职业培训的内在动力,持续提升职业培训供给能力

实施学历教育与培训并举是高职院校的法定职责,也是高职院校所承担的社会服务职能、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载体。因此,激发高职院校职业培训的活力,开展高质量的职业培训,畅通技能人才的晋升通道,是高职院校助力技能型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

首先,高职院校要坚定推进育训结合的模式,充分释放国家关于逐步加强职业培训政策的红利,并嵌入国家建设技能型社会的发展战略,扭转高职院校在融入技能型社会建设中普遍忽视职业培训而导致的高职院校开展职业培训活力不足的局面,制定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并举发展的战略<sup>[17]</sup>,激发高职院校职业培训的活力,在高职院校内部推进1+X证书制度的实施。一是通过推动培训资源建设、健全职业培训机制、完善教师培训和激励制度、丰富职业培训形式、提升高职院校职业培训质量;二是通过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创新校企协同的模式来扩充、夯实高职院校职业培训资源的建设,实现培

训资源共享和高端技能人才培养共赢的局面,实现高职院校职业培训在技能型社会建设中对学历教育的反向推动。

其次,增强高职院校承担社会职业培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外部培训资源的支持作用以及内部培训机制的改革与创新,激发高职院校参与职业培训的内生动力,助力技能型社会建设。一方面,高职院校应将承担职业培训作为自身发展的重要使命,把握职业培训的发展规律,按照长短结合、内外结合的要求,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培训资源的存量开展技能培训,积极寻求与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契合点。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应结合国家政策有意识地提高院校面向社会开展职业培训的供给能力,利用自身的师资队伍、教学设备、教学设施和实训场所、规范的管理制度以及校企合作等优势,面向毕业生、退伍军人、农民工以及弱势群体等社会人员灵活开展职业培训,利用教学资源发挥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的作用<sup>[18]</sup>,提高高职院校技能培训的开放性和吸引力,拓展高职院校的生存空间和技能人才的成长空间,促进技能型社会的建设和技能人才的多元培育,助力技能型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三)加强高职专业文化与企业文化融合,推进技能文化氛围的形成与传播

技能文化建设是高职院校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的核心动力和重要支撑,对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高职院校是技能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具备文化育人的先天优势和内在诉求。因此,高职院校不应止步于“培养学生的一技之长”,还应积极推进技能文化环境建设。

首先,增强高职院校技能与文化协同育人的意识,持续推进校企文化融合育人。其一,高职院校应重视技能与文化对技能成长的双重作用,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发挥技能文化在技能人才成长历程中的润泽和滋养作用,将技能文化融入教学过程,促进学生对专业技能的掌握;其二,高职院校应将校园技能文化建设与“工匠精

神”培育、技能文化培育相结合的方式推动技能文化的培养,加强技能文化、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的有机融合,以专业为基石,以产教融合、产学合作的方式,寻找校企双方的共同利益点,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sup>[19]</sup>,提炼技能文化并对高职院校学生的技能学习施加积极影响,增强学生的实践意识、职业能力,尤其是以工匠精神为核心的职业精神,强化技能文化的培养。

其次,营造校内浓厚的技能文化氛围。一方面,高职院校要优化技能文化培育的资源配置,通过建设独特的专业优势、优质的师资队伍、完备的实践场所等为学生提供较好的技能培育资源与环境<sup>[20]</sup>,为技能文化培养的实施提供资源支持;另一方面,高职院校要加强技能文化环境建设,通过组织多种技能文化活动和参加各级各类技能大赛来提升技能文化的影响和辐射力度。例如,建设专业社团、利用职业教育活动周和世界青年技能日等重要时间节点结合“世界青年技能日”“五一劳动节”等节日开展“大国工匠进校园”“劳模进校园”等活动,将技能文化的种子撒播在校园的每个角落。积极组织并鼓励学生参加不同类型和等级的技能大赛,为学生搭建技能展示和交流的平台,鼓励学生在竞赛中反思差距、弥补不足,体会技能文化的价值。

最后,深化技能文化在高职院校育人的功能,拓展技能文化向社会辐射的广度。一方面,高职院校是技能人才培养和技能文化培育与传播的重要场所,在高职院校内部,将技能文化融入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高职院校及其教师应积极主动地通过相关的课程和实践活动,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学生树立劳动光荣、技能成才的良好观念,坚定高职院校学生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信念,激发学生作为未来产业主力军的自豪感;另一方面,高职院校通过隐性的技能文化熏陶和显性的技能培养推动校园技能文化形成并走进社会,通过技能文化的辐射影响作用,推动技能文化在社会上传播,培育和建设更高质量的技能文化,营造良好的技能文化氛围,进而对更多的社会成员产生影响。

(四)创新高职院校职业技能培训模式,提高终身技能的培训供给能力

作为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引导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和构建适配的职业技能培训模式是高职院校的重要使命,这也体现了技能型社会建设对职业教育的诉求。因此,创新职业技能培训模式,释放高职院校终身职业技能培训的活力,为终身技能成长赋能是高职院校融入技能型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

首先,高职院校及教师要树立终身教育理念,营造终身技能学习氛围,提高终身技能的培训供给能力,为技能人才的终身职业技能成长奠定良好的基础。在教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工作能力、创新能力和职业素质,以项目为载体改进教学和评价的模式改革,注重学习过程的现场性和知识的综合性,培养学生应对新岗位或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在此基础上,以国家和地方政府层面的终身学习资源云平台为依托,将信息化教学资源建设融入常态化的教育教学改革<sup>[21]</sup>,并推动职业培训新模式的实践应用。

其次,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供给能力的提升,需要加强高职院校职业技能培训资源的建设,促进多元主体参与,推动培训模式的改革与创新,改进高职院校面向社会劳动力技能培训循环提升的效果。一方面,高职院校要主动加强自身实践条件和培训资源的建设,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寻求政府、行业企业、研究机构等主体的支持,广泛开展合作,致力于实训基地、设施设备、经费不足和科技含量不高等问题造成的技能人才实践条件缺乏等问题的解决,建设高水平的培训师队伍,提高终身职业技能的培训供给能力,为劳动者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奠定坚实的外部支撑。另一方面,高职院校要在培养校内技能人才的基础上,挖掘终身技能培训的供给潜力,增强终身技能发展的社会服务能力。除了将校内潜在劳动力和增量劳动力转化为存量劳动力之外,高职院校也要扩大自身社会服务的范围,考虑到存量劳动力对于技能更新与深化的需求,主动承担技能培训与

提升的责任,发挥自身社会服务的职能,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的均衡。通过与企业开展深度合作,根据企业实际需求,针对不同层次的劳动力水平设立类型多样的培训班,做好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与提升的工作。以合作打通高职院校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的藩篱,加强信息交流与沟通,打破两者间信息不对称的困局,释放高职院校与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活力,为高质量技能型人才的成长与发展提供良性有序的外部保障机制,推动劳动力终身职业技能的成长。

#### 参考文献:

- [1]石伟平.发展高质量职业教育建设技能型社会[J].职教通讯,2021(5):1-2.
- [2]张元宝.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教育支持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21,42(25):54-60.
- [3][7][9]张学英,张东.技能型社会的内涵、功能与核心制度[J].职教论坛,2022,38(1):35-41.
- [4]唐智彬,杨儒雅.论我国技能型社会的结构与运行机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6):11-21.
- [5]李玉静.技能型社会:价值意涵与推进策略[J].职业技术教育,2021,42(16):1.
- [6]李玉珠,弓秀云,张秋月.技能社会的核心、载体与共同体逻辑

[J].职教论坛,2022,38(1):42-50.

[8]高传胜.论包容性发展的理论内核[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2,49(1):32-39+158-159.

[10]让技能人才拥有更多获得感、自豪感——专访人社部副部长汤涛[EB/OL].(2021-11-03)[2022-09-02].[http://www.gov.cn/shu-ju/2021-04/30/content\\_5604232.htm](http://www.gov.cn/shu-ju/2021-04/30/content_5604232.htm).

[11]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让技能人才拥有更多获得感、自豪感——专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汤涛[EB/OL].(2021-04-30)[2022-09-02].[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yiaowen/hyhd/202111/t20211104\\_426896.html](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yiaowen/hyhd/202111/t20211104_426896.html).

[12]罗玲,周望高.高职院校开展社会职业培训的可行性探讨[J].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18(1):108-109.

[13][21]陈桂梅.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中职业院校发展的现实困境及路向探索[J].职业技术教育,2019,40(24):23-28.

[14]苏海莎.基于技能文化培育的高职教育内涵发展思考[J].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18(2):53-56.

[15][20]王资,罗婕,苏海莎.高职院校技能文化的培育[J].职教论坛,2016(8):36-39.

[16]唐玲,郑爱翔,赵建伟.终身职业能力视域下的农业转移人口社区教育研究[J].成人教育,2019,39(4):32-36.

[17]陈玉欢.育训结合背景下职业院校职业培训体系建设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22):50-53.

[18]刘晓燕.高职院校开展社会职业培训有效途径的探究[J].辽宁高职学报,2014,16(5):89-91.

[19]张瑞,陈晓曦,高士晶.世界技能大赛技能文化及其对我国技能文化建设与传播的启示[J].职业,2021(22):14-17.

#### (上接第33页)

[9]石中英.回归教育本体——当前我国教育评价体系改革倡议[J].教育研究,2020(9):4-15.

[10]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2019-02-13)[2022-10-10].[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2/13/content\\_5365341.htm](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2/13/content_5365341.htm).

[11]吴永和,刘博文,马晓玲.构筑“人工智能+教育”的生态系统[J].远程教育杂志,2017(5):27-39.

[12]史蒂夫·卢奇.人工智能(第二版)[M].林赐,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8:55.

[13]腾讯研究院.“人工智能+制造”产业发展研究报告[M].杭州: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2018:6.

[14]宁虹,赖力敏.“人工智能+教育”:居间的构成性存在[J].教育研究,2019(6):27-37.

[15]曹培杰.人工智能教育变革的三重境界[J].教育研究,2020(2):143-149.

[16]陈向东.中国智能教育技术发展报告2019—2020[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40.

[17]徐英瑾.人工智能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82-88.

[18]刘邦奇,袁婷婷,纪玉超,等.智能技术赋能教育评价:内涵、总体框架与实践路径[J].中国电化教育,2021(8):16-24.

[19]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EB/OL].(2018-09-10)[2022-10-10].[http://www.gov.cn/xinwen/2018-09/10/content\\_5320835.htm](http://www.gov.cn/xinwen/2018-09/10/content_5320835.htm).

[20]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National Education Technology Plan 2017[EB/OL].(2017-01-01)[2022-10-10].<https://tech.ed.gov/files/2017/01/NETP17.pdf>.

[21]余胜泉.人工智能+教育蓝皮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118.

[22]李德顺.价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53.

[23]吴遵民.现代国际终身教育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13.

[24]陈衍.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准备好了吗?[J].当代职业教育,2017(4):1.

[25]刘怡静,韦妙.拒绝成为人工智能的奴役——基于斯蒂格勒技术哲学观的思考[J].当代职业教育,2022(6):56-63.

[26]朱德全,冯丹.何以规避“座驾引诱”之险:职业教育的时代价值与技术之道[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1(4):3-10.